

阎连科

# 日光流年

阎连科



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 阎连科扛鼎之作

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故事，一个关于生死的大寓言  
中国化乡土上长出一棵荒诞之树……

阎连科，把苦难的历史与民族性格里的深厚与天真相杂糅  
写出了一部中国农民的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第一卷 注释天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 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

第十七章 蓝百岁之死

第十八章 雪会或这边那边

第十九章 鲜花飞舞或两个女人

第二十章 杜岩之死

第二十一章 司马一家

第二十二章 无题

第二十三章 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司马蓝与蓝四十或本卷尾声

### 第三卷 褐黄民谣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 第四卷 奶与蜜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 第五卷 家园诗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返回总目录](#)

---

# 日光流年

---

## 第一卷 注释天意

### 第一章

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眶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sup>①</sup>，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那人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是否成了蓝色或者绛紫色。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长。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山梁上丁冬流淌。这是冬末初春，沟底的靠水柳已经有一滴滴绿气缀在枝头上，村里的杨树、槐树、榆树等，去年的新枝，今年也都绿粉淡淡了。村里有了潮润的暖气。山梁上的日色如薄金样浅下一层。醒冬的小麦，一片片挂在山坡上，仿佛落地的绿云样在风中飘悠摆动。芽发苗绿时候，正值死亡旺季，每年的这个月日，村里的蓝姓、杜姓或者司马姓，都会如牲口般喉咙一疼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压根从人世消失了。村里除了几十年前的村长杜拐子，一向没人能活过四十岁。司马蓝三十九岁了，说到天东地西，也该轮着他死了。眼下，他正同他的五弟司马鹿，六弟司马虎，用绳子在司马家坟地丈量着，左拉右排，在地上用木棍计算，

拿白石灰在地里划了几条白线，硬生生地挤不出他们弟兄三个的三房墓室来。

这是一面阳坡。坟墓从坡顶鹅卵石样朝着坡尾漫流，一浪一浪，依着辈分的秩序错落开来，最上的孤稀，是司马姓无可考的先祖，依次下来，坟墓成倍地增长，分别是他们从未谋面的曾祖爷、祖爷、爷爷和把他们养到少年的门里门外，便辉煌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了。在父亲的左下，是他们活到十四、十三和十二岁同一天死去的大哥司马森、二哥司马林、三哥司马木。三位哥哥没有一个将个头长到三尺八寸高，可他们的坟地每一个都如成人一样占了半间房的地。现在轮到他们的弟弟来规划自己的墓室了，才叮当一下，猛地发现，这上宽下窄的坟地，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入土为安了。都怔怔地立在森、林、木的坟墓边，天长地久地沉默不语，盯着脚下埋不了他们的墓地，如盯着忽然破土动工才发现盖不了房屋的狭小宅院，彼此望了一眼，叹下一口长气，六弟司马虎便由西向东，依次向森、林、木的三个墓地咬牙踢了三脚，对四哥司马蓝说，他娘的，大哥二哥三哥占大便宜了，傻瓜②比我们的墓地还大。

司马蓝不说话，和五弟司马鹿又拿起绳子在空地上拉排几遍，掐指算算，人死必有的七尺墓穴，森、林、木却占去了二丈五尺的宽敞，余下一丈八尺七寸，加上坟与坟间必有的尺五隔墙，还缺六尺地皮。再往前去，已是杜姓的坟地，下面是立陡的崖沟，不消说他们的三个墓穴是被逼得不够了。只好在这丈八的地上凑合出了三个白灰坟框。司马蓝站在靠西的一个坟框里，说这是我的去处。指着中间一个，说老五，这是你的家，又指着靠东和杜家坟地相邻的一个，说，老六，那是你的家了。司马蓝这么指说分划着坟地，像给村人指说分划几堆不值钱的豆秸、柴草或者红薯秧子。坟框在近午的日色里，闪着打眼的白光。弟兄三人立在各自狭小的坟框中，如

同挤在相邻一排狭小的房里，惆怅着各自死后坟墓的狭隘，感到了坟框的白线如勒在脖子的绳索一样。这时候阳光爽朗厚实，在坟地无垠的寂静里，有如碎银落地的声响。对面的梁地上，小麦苗泛着青紫的亮泽，日光在硬了腰脖的麦叶上跳动不止。司马蓝的妻哥杜柏正悬在那边坡地放羊，蓝汪汪的羊叫声，连天扯地弥漫了整个山脉。杜柏在那蓝汪汪中享受着日光，仰躺下来，看着一本药书。一本《黄帝内经》，后来他就坐了起来，无休无止地看着这边争划坟地的司马弟兄。

杜柏幼小时跟着父亲杜岩读过《百家姓》，又读了《黄帝内经》，杜岩跟随着父亲杜拐子读过《三字经》，又读过《黄帝内经》。杜家无论如何也是村里的一房书香人家，医道门户。杜柏自年轻时就在镇政府当过通讯员，后来升为政府的办事员。因为三姓村是耙耧山脉最深处的一个自然小村，因为三姓村的人，在近百年来，渐次地人均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死就像日出日落，刮风下雨一样寻常而又普遍，所以三姓村就像疫区一样和人世隔绝着。杜柏是三姓村人，杜柏就从人世的乡里被派回来成了政府和三姓村的联系。村里人有时叫他杜联系。杜柏回到村里，一是放羊生财，二是煎熬益寿汤。杜柏的益寿药汤主要是枸杞子、鲜红熟桑葚、天门冬、枣泥、核桃仁和菊花，有的时候还加上一点淮山药和黑芝麻。这药方是杜柏从《黄帝内经》上自己搭配的。杜柏每天都熬一锅红药汤，自己喝，也让妻儿喝。药苦。苦过了三姓村的人生，他媳妇便先自不再喝了。“就是明儿天喉堵症死了我也不喝啦。”他媳妇是蓝百岁的七闺女，蓝四十下面最小的妹妹蓝三九，她不喝了，孩娃杜流便跟着不喝了。杜柏喝。杜柏自这药方搭配之初，至今已喝了十五年，早晚一剂，一剂两熬，坚持不懈，就像坚持着每天都去放羊一样。杜柏去放羊不是为了放羊，是为了到山上寻找在耙耧山脉本不生长的天门冬和黑野菊。是为了到山上冬天躺在阳光下反复地读《黄帝内经》，夏天躺在风口处想《黄帝内经》中的药方子。杜

柏已经差不多可以把《黄帝内经》背下了，然杜柏仍然百读不厌。杜柏百读不厌对那喝了十五年的益寿汤却喝得不再经常了，因为按他的处方和他一样喝了十余年益寿汤的两个叔伯哥哥，分别在今年初的三月四月死掉了，一个活了三十八岁，一个三十七岁半。不说都是死于喉塞。两个叔伯哥哥的死去，使杜伯开始对《黄帝内经》产生阴云密布的怀疑。因为怀疑，杜柏就更为关注着村人如秋来叶落一样的死去和《黄帝内经》上各类延年益寿的药方子。开始相信村长司马蓝十八年前领着村人到八十里外的县城以南始修那条全长六十里的灵隐渠，如果几年前不突然停下工来，如今水渠已经通水五年有余，村人和叔伯哥哥们，饮用灵隐水③，灌用灵隐水，也许他们不会哭着唤着问他：“能让我再活几天吗？”然后话音落地，人就凄然而去。也许灵隐水果然能让村人长寿到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哩，谁知道呢。

杜柏把《黄帝内经》用布包着，赶着羊群，开始往司马家坟地走过来。

司马弟兄依然地愁肠百结，他们仍分站在自己的墓框里，看着阔大到一面山坡都是墓堆的司马姓的祖坟，看每一层坟墓都是疏疏朗朗，轮到了他们，坟墓却挤得人肩疼喉紧。司马虎用手量了自己的墓宽，又量了量五哥司马鹿的墓宽。他发现五哥的墓地比他宽出了三寸。他说五哥，你家占了我半尺地皮。

司马鹿说：“那是我和你嫂子两个人的呀。”

司马虎一瞪眼：“三朝两日我媳妇死了，就不和我埋到一块啦？”

司马鹿说：“六弟，你和你媳妇都是小个儿，我和你嫂都比你们个儿高。”



司马虎猛然火了，踢起一把黄土落到五哥身上，说小个儿咋了？不是人了？大哥二哥三哥三个人加到一块不到八尺高，三个人没一个正经娶媳妇，不都是宽宽敞敞嘛，为啥不把他们扒出来埋到一个坑里，把我们的坟墓放宽敞？司马虎怒怒喝喝，边说边走，满地血气的声音打着日光落在地上。从森、林、木的三个坟前过去时，他又在三个坟上连踢了三脚，仿佛他的墓地不够尺寸，都是因了他们的墓地尺寸太过，回到四哥司马蓝面前时，还唾星四溅地说，四哥你发话吧，你点一下头我就把大哥、二哥、三哥的骨头挖出来埋到一个坑里去。

司马蓝默着不语。

司马虎扭过头来：“五哥，你同意吗？”

不等司马鹿张口回话，冷丁间司马蓝手起手落，一个银白的耳光掴在了司马虎的脸上，噼啪一下，坟地的空旷里，裂开了一条响亮的缝隙。司马鹿顿时呆若木鸡了。司马虎手捂着脸，目光又僵又直，如枯干的木头。他的唇上挂着哆嗦，怨气在嘴角青枝绿叶，像被人摘挂上去的一串葡萄，眼里的泪汪蒙蒙得仿佛要决塘的池水。从那池水里望过去，能看见他的两眼仇怨，被他青石板样的眼膜压下了。坟地里奇静无比，脚下萌动了的坟草，钻出地面和去年的枯草碰碰撞撞。远处晃动的村人，脚步声孤寂地响过来，又孤寂地响过去。司马虎说，四哥，你快死的人了，我不和你争吵。你是老四，其实也是老大，还是三姓村的村长，我像驴一样听你一辈子吆喝，你死前我还听你的。你说吧，这坟地不够咋办？不能活着短命，死了还没有半间房墓。

司马蓝说：“这丈八墓地你们挖两个墓吧，我司马蓝不要墓了。”

说完这话，他便转身走了。到森、林、木三个哥的坟前淡下脚步，站了片刻，便从坟群的缝里穿过去，像从森林里的小路走去一样，那高大的身躯，忽然间就缩短了一截，门板样的肩膀，也软微微地弓了起来。日光在他的肩上，如不断流着的水，脚下踢起的黄土、枯草，在半空里划出浊色的声音，又落在他的脚下。

司马鹿和司马虎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看着司马蓝走到坟地中央时，一起叫了两声四哥，说人死了咋能没有坟地呢，咱们活着的弟兄仨，你先死坟地尺寸由你定不就行了吗。可司马蓝听了这话，既没应声，也没回头，自管自地径直着向前。于是，鹿和虎从身后跟来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说过的话，到穿过坟地追上四哥时，看见杜柏赶着羊群立在梁路上，就都站下来，让几十只羊围着他们转悠着。

杜柏说：“看坟地了？”

司马蓝说：“轮着我了。”

杜柏夹着他的药书把目光落到后面鹿和虎身上，打量着他们，像望着两个问路的陌生人，暗火似的目光从他们的黑袄上溜过去，有哗剥的声音留在他们的袄上和脸上。我早知道你们的坟地不够用，杜柏说，你们弟兄俩和村长争坟地，你们还算村长的弟弟吗？杜柏又把目光向上移，搁到他们的脸上去，说你们要还是村长的兄弟了，就到城里割卖一次皮，让他到医院做手术，说不定能让他多活一年半载哩，能让他活着把灵隐水引到村里了却他一桩心病哩。当然啦，杜柏话又说回来，你们要不是他兄弟，就眼看着他哗啦一下死了去。

杜柏已经高龄到三十七岁半。杜柏懂中医。杜柏还是乡里往返村里的常年办事员。杜柏虽不像司马蓝那样事无巨细地主持村里的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日光流年》阎连科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33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